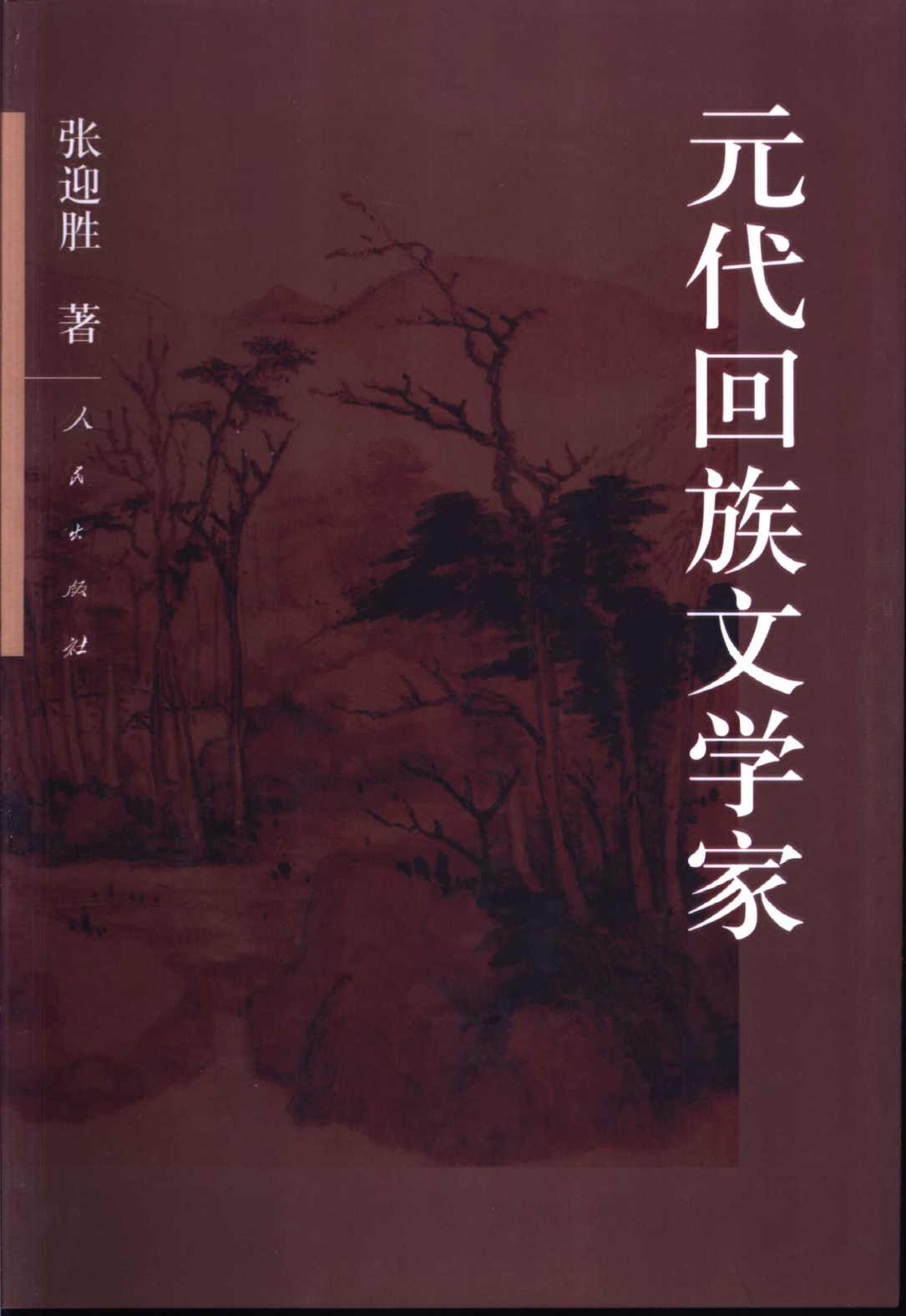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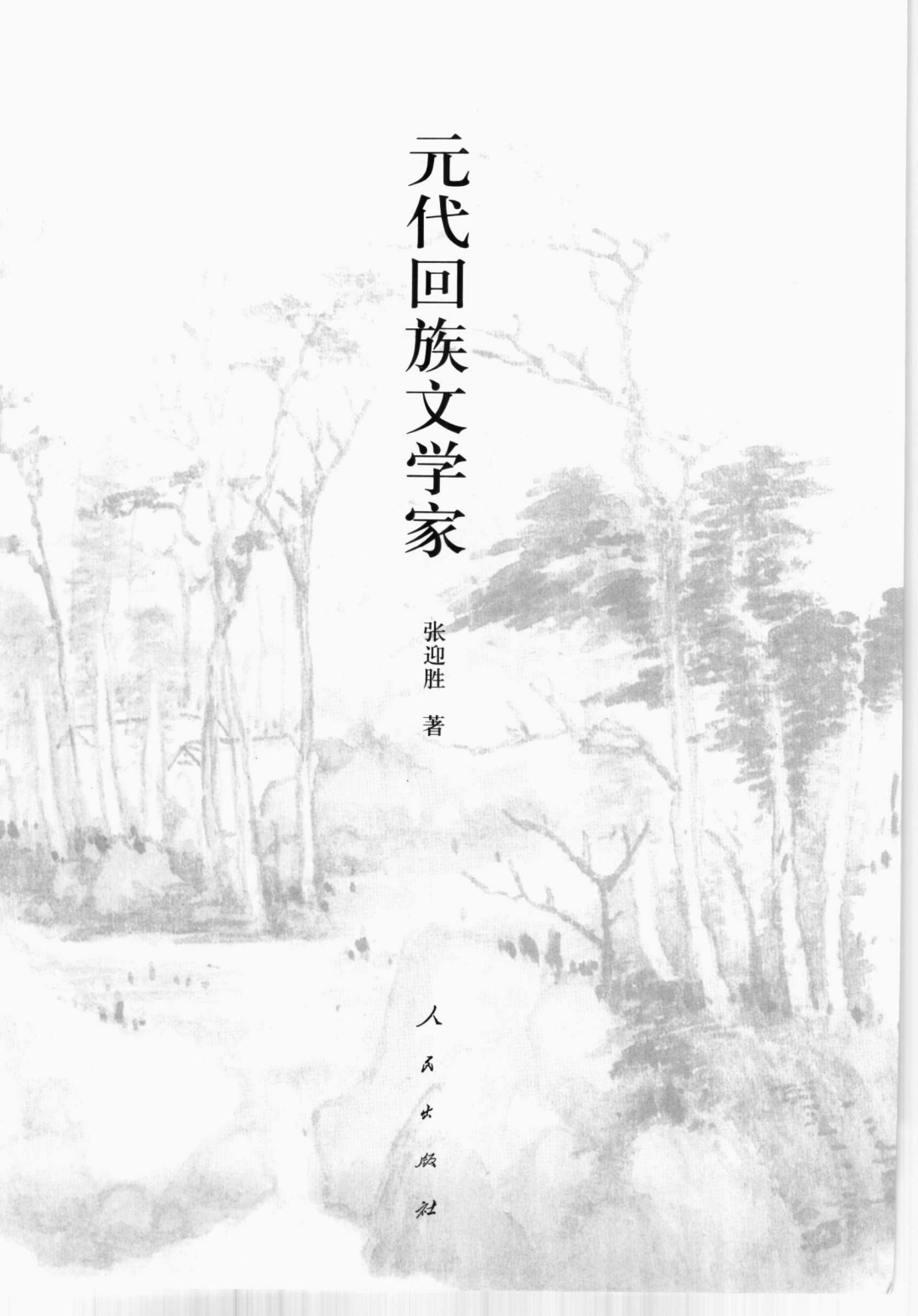


元代回族文学家

张迎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元代回族文学家

张迎胜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回族文学家/张迎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ISBN 7-01-004160-1

I. 元… II. 张… III. 回族-作家-评传-中国-元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517 号

元代回族文学家

YUANDAI HUIZU WENXUEJIA

张迎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28 千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160-1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我们伟大的祖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五湖四海龙腾虎跃,神州大地气象万千。一幅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美景,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拼搏精神和创造热情。

在新世纪的明媚春光里,我们每时每刻都会为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而兴奋,被各条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的成绩所感动、所鼓舞。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最近我得悉《元代回族文学家》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较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元代回族文学家的学术著作。作者对学术界聚讼未休的“回回民族的来源”、“回回民族的形成”等问题,经过大胆的探索,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对高克恭、萨都刺、马祖常、马九皋、迺贤、泰不华等6位著名的元代回族文学家,均以专章作出了力求详尽的论述;对鲜为人知的丁野夫等12位元代回族诗文作家和不忽木等11位元代回族散曲作家,

也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介绍。作者所搜集和采用的某些史料,实为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作为中国回族学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元代回族文学家》的出版和发行,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回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荣的传统,回族有着融汇中外文化的磅礴气势和兼收并蓄的博大襟怀。在推进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进程中,回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翻开灿烂的华夏史册,其中载有众多的回族政治家,回族思想家,回族军事家,回族科学家,回族文学家,回族艺术家,回族医药家……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奉献给了以互相学习、平等交往、共同进步为发展主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回族的志士仁人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我国学术界对回族这一专题的关注较少,致使人们对回族在中华民族大统一的格局中如何得以形成,并由小而大、不断发展、遍及全国的过程,认识不够清晰;对许多回族人物的杰出贡献,也缺乏具体的了解。这种状况,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有所影响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回族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中央和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回族学正式建立起来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纷纷行动起来了,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了,回族学研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局面。而在实际上,继续深入研究并广泛普及回族学的任务,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学者还需要再加一把油,不仅要把回族学理论研究提高一步,还应当向广大群众,尤其是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回族群众,进行有关回族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如果广大群众,尤其是回族群众,能够比较多地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回族的历史及其杰出人物,这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会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目前,我们正在全面推进教育创新,力求实现教育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培养学生树雄心、立大志、发愤学习、提高素质的过程中,如果能使他们从回族的奋斗历史中和回族的杰出人物身上有所汲取,当不失为对现行教育内容的一种有益补充。

我希望该书作者继续努力,为中国回族学的进一步发展,撰写出内容更为翔实、探索更为深入的新著。

马文举

2003年12月2日



作者简介

张迎胜，生于渤海之滨，长于塞上江南。现任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执著于在中国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动态开放系统中，观察和研究古代文学、回族文学和西夏文化三者之间的汲纳吞吐和相互交融。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主编并主笔《回族古代文学史》、《西夏文化概论》等。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奖。

内容简介

本书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系统评述中国元代回族文学家的专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作者运用生动的资料，阐发了回回民族的来源、回回民族的形成等问题，对高克恭、萨都刺、马祖常、马九皋、迺贤、秦不华等6位著名的元代回族文学家，进行了专章论述，对丁野夫等12位其他元代回族诗文作家和不忽木等11位其他元代回族散曲作家，也予以简略介绍。本书是凭眺回回民族历史文化的窗口，既适合社科工作者参考，也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引论(上):回回民族的来源	(1)
一、“回回”一词的阐释	(1)
二、唐宋时期的穆斯林	(11)
第二章 引论(下):回回民族的形成	(30)
一、蒙古族与“回回”来华	(30)
二、来华“回回”的种族来源	(32)
三、来华“回回”正式取得华籍	(37)
四、回族形成的时间	(40)
五、回族文学的春天	(42)
第三章 高克恭	(51)
一、华化的西域回回家庭	(51)
二、棘棘不阿的清官	(54)
三、破墨简逸的绘画	(59)
四、自得天趣的诗歌	(64)
第四章 萨都刺	(72)
一、桑梓雁门的答失蛮华胄	(73)
二、漂泊无定的人生踪迹	(77)
三、博大典雅 蕴藉宏深	(89)
四、诗歌发展史上的巨人	(122)

第五章 马祖常	(126)
一、花门贵种 衣冠望族	(127)
二、中原硕儒 风神秀异	(132)
三、思致高远 自成一家	(139)
第六章 马九皋	(164)
一、奉事笔砚 学为儒生	(165)
二、吏道进身 大元廉臣	(169)
三、倾注一生热情 徜徉中华艺苑	(173)
第七章 迺贤	(193)
一、突厥合鲁氏 南阳马易之	(193)
二、漂泊愁颠涯 照影空彷徨	(196)
三、幽人锦绣肠 抚事歌慨慷	(200)
第八章 泰不华	(221)
一、生为吉祥之王 终为大元英烈	(222)
二、新声艳体 脱俗入雅	(225)
第九章 其他元代回族诗文作家	(234)
一、丁野夫 伯笃鲁丁(鲁至道) 沙班	(234)
二、伯颜子中 哲马鲁丁 买闾	(242)
三、别里沙 饥机沙 掌机沙	(251)
四、吉雅谟丁(马元德) 爱理沙 吴惟善	(254)
第十章 其他元代回族散曲作家	(261)
一、元代散曲的兴起和体制	(261)
二、元代回族散曲作家创作概说	(266)
三、不忽木 阿里耀卿	(268)
四、玉元鼎 阿里西瑛 兰楚芳 吉诚甫	(274)
五、孟昉 沐仲易 赛景初 虎伯恭 大食惟寅	(290)
后 记	(297)

第一章 引论(上):回回民族的来源

一、“回回”一词的阐释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有一个少数民族,它人口众多^①,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使用汉语汉文作为日常思维和交际工具,普遍信仰伊斯兰教^②,并以依傍清真寺^③的“小集中”居住格局,而“大分散”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这个民族就是回族。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遍布于祖国山川的广大回族人民,至今仍然众口一词地以“回回”自称。

“回回”一词,究竟何时出现于中国的典籍之中?这是学者们颇感兴味的话题。

-
- ① 据1990年统计,回族人口为8 602 978人,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和满族,位居第三。
- ②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是阿拉伯文 al-Islām 的汉语音译词,意为“顺从”、“纯净”、“和平”等。伊斯兰教,又作“回回教”、“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
- ③ “清真寺”是阿拉伯文 Masjid(麦斯吉德)的汉语意译词,原意为“礼拜的场所”,故称之为“礼堂”、“祀堂”、“礼拜堂”。元以后,多以“寺”字取代“堂”字而称之。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民进行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场所。

据学术界目前通行的看法是，“回回”一词，首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该书卷五《乐律一》云：“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沈括所记之“凯歌”共五首。“其四”为：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

先教扫净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沈括（1031—1095）曾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五年（1082），任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经略安抚使，晚年（元祐三年至绍圣二年，即1088—1095年）卜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著作《梦溪笔谈》。由此看来，“回回”一词，至迟已在北宋中期便以“市井鄙俚之语”流行于民间，并为沈括制曲时所采用，后又正式载入其著作之中。

“回回”一词的涵义，历代学者多有阐释，见仁见智，各有所持。

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河的杰出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二九《吐蕃回回》中云：

唐之“回纥”，即今“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

顾氏“回回乃回鹘（回纥）之转音”的说法，影响极为深远。

清代回族学者刘智《回回》云：

……称之为回回，不知其从何起，意盖吾道自西而东也，始于隋唐，经回纥国来。回纥……行天方之教，教类相似，则以吾人亦称回纥。至宋元，天方学人大至，视回纥二字无谓，而改为回回，声音相近，而义理颇深，沿至于今，不可不知也。这无疑是以回族大师级学者的身份，向回族民众颁行顾氏的“回鹘转音说”。

对“回鹘转音说”加以阐发的学者不少。读者可自行参阅王日蔚先生写于1936年的《回族回教辩》^①，杨志玖先生写于1939—1940年间的《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②和岑仲勉先生写于1942年的《“回回”一词之语原》^③。

“回鹘转音说”强调相近字音之间的转变现象，这不无道理。但关键是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回纥”（“回鹘”）一定会转为“回回”，而不会转为别的词。仅从凯歌体式的用韵要求，去分析“纥”“鹘”不仄不叶，而“回”字同是平声仄韵，念来顺口，故用“回回”代替“回纥”（“回鹘”）；这也没有说清楚在凯歌体式之外的语境中，以“回回”代替“回纥”（“回鹘”）的原因。至于说，因为“纥”、“鹘”二字“难认难写”，而“回”字“易认易写”，故用“回”代替“纥”、“鹘”；这似乎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因为事实上，“纥”、“鹘”、“回”三字都是首先产生于口语中的，与书面语依赖文字的情况不同，可以无关乎“难认难写”的问题。

如果认定“回回”是“回纥”（“回鹘”）的转音，则沈括所谓“打回回”，就成了“打回纥”（“打回鹘”）。显然，这与宋夏交战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按情理，“（宋军）连队抗声凯歌”之“打回回”，必定意在“打西夏”。联系元杂剧中写宋夏战争的剧目，有称呼“西夏人”为“回回人”的情况^④，可以验证沈括所谓“打回回”确为“打西夏”。就此可以说，称西夏为“回回”，应是“回回”一词首现于中国典籍的真实情况。

① 载《禹贡》第5卷第11期。

② 刊于《中国回教救国会会刊》第2卷第1期，转载于1948年11月上海文通书局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参考资料》和《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收入《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155页。

③ 《中外史地考证》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2—434页。

④ 元杂剧《十探子大闹延安府》第二折称西夏官人为“回回官人”，元杂剧《狄青复夺衣袄车》称西夏士兵为“回回卒子”。

20世纪30年代,金吉堂先生在其《中国回教史研究》^①上卷“中国回教史学”第一章“中国回教史上应解决之各问题”之第一节“回回、回纥辨”中,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回纥之音转为回回,指鹿为马,以讹传讹,实为中国回教史上一大症结所在。”他批评了顾氏的“牵强附会”,刘氏的“曲为之解”,以及回教内外的先贤、大儒中的“数典忘祖之尤者”。他说:“考今之回回非即古之回纥,在《明史》上已经间接言之,至清乾隆间,嘉定钱大昕氏,则直斥其非。”他引述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谓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纥者非也”的观点,以及有关“回回与回鹘实非一种,《元史·太祖记》: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则回回与回鹘故区以别矣”的考证和结论。金先生不仅正确地指出了“回回”一词不是首见于《辽史》所载大石西奔之北宋末叶的徽宗宣和五年(1123),而是首见于早上三四十年的沈括《梦溪笔谈》所载凯歌流行之哲宗元祐元年(1086)前的三四年(1083或1082),即北宋中叶;而且,还颇具胆识地指出:假令沈括歌中所言“回回”无他项解释,而是指一种民族言,则“回回”一词之发现,不失为历史上有相当价值之发现。正是基于“民族”的考虑,金先生又继之提出了有着官私文书依据的南宋“回回(双陆)”、金代“回回(营)”、元代“回回(氏)”等说法,并拟得了“回回”一词的多重性定义:

其一,元初及其以前,“回回”专指花刺子模国人;

其二,既灭花刺子模国(1218—1220)后,不仅呼花刺子模人为“回回”,与花刺子模人生活相同之人,即所有伊斯兰教人,都是“回回”;

其三,在中国,“回回”一名,即为伊斯兰教人代名词。

^① 该书原为北平成达师范学校讲义,1935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出版繁体竖排本,2000年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

通过对“回纥”、“回鹘”、“回回”互相参用的分析,金先生坚定地得出了“回纥、回鹘与回回之不同,显而判矣”的结论。金先生绕开了“回回”一词的语音问题,以历史事实的辩证法,否定了“回回”是“回纥”、“回鹘”的变音。他提出的“回回”一词的“民族说”,将人们的学术目光,引向了历史烟云的深邃一层。

当代的一些学者沿着金吉堂的思路,又不断提出了更为具体化的看法。如汤开健先生认为:“从宋代开始,人们对聚居在西夏境内陕、甘、宁三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混合体已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回回,这个名称一直沿袭到元代而未改变。”^① 而据孙滔先生考证,青海的回族先民成分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夏人。西夏灭国时,大批西夏人外逃,或被强行迁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夏人,他们定居于地广人稀的甘青交界处的积石关一带。西夏穆斯林^② 与中亚签发来华的撒尔塔^③ 等西域回回军及当地吐蕃等人民共同屯戍,通婚融和,成为卡力岗人(因地得名,是青海回族的一支)。^④

从金吉堂先生的“(伊斯兰教人的)民族说”,到汤开健先生的“(西夏人的)民族混合体说”,再到孙滔先生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夏人说”,破译“回回”一词所包含的神秘人文密码的学术思路,日益清晰地凸现于人们的面前。

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剑桥皇家学院印度史博士加文·汉布里以为:在 11 和 12 世纪建立的西夏党项帝国,拥有包括额济纳、阿拉

① 《〈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载《民族研究》1984 年第 1 期。

② “穆斯林”是阿拉伯文 Muslim 的汉语音译词,意为“顺从者”、“和平者”,专指伊斯兰教的信仰者。

③ 源于梵语 Sartavax,意为商人、老板,原为突厥人对操伊朗语的定居商人的泛称,突厥语中读作 Sarti,又衍为蒙古语复数形式 Sartaul,汉译“撒尔塔兀勒”,是蒙古人对中亚回回商人的称呼。

④ 孙滔《青海回族源流考》,载《回族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善、鄂尔多斯和黄河河曲等在内的广阔领土；西夏帝国一直建立在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混合的基础上；西夏帝国的重要性，依赖于它对通过河西走廊的商路的控制。^①

从11世纪初叶夏国王李德明开始，党项人曾长期占领丝绸之路北线，并以高税政策对待过往的穆斯林国家商人和使者。《宋史·大食列传》中即有关于大食贡使天禧三年(1019)“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的记载。所谓“大食”，是波斯文 *Tāzī* 或 *Tāziks* 的汉文音译词。《辞海·历史分册》(世界史·考古学)释“大食”曰：“原系一波斯部族的名称。唐代以来，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西夏书事》卷一五，有关于西夏对过往商贾“十中取一，择其上品”的记载。约初创于天盛年间(1149—1169)而成书于乾祐十三年(1182)之前的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其第七章中的数条律令，就是针对在西夏境内与大食、西州国等为使人或商人进行贸易时的“绝禁”和“许可”而作出的规定。从律令条文中记载的大食、西州国的为使人、商人以“骑驮”载货，进出西夏，“随意买卖”，“超额运走”等情况，可推知往来人员数量之众与经营规模之盛。

由突厥族的一支“葛逻禄”^② 为主建立的喀喇汗王朝^③，由于长期受到中亚伊斯兰王朝——波斯萨曼王朝的影响，加之萨图克·布格拉汗本人积极皈依伊斯兰教，并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从而使喀喇汗王朝在10世纪中期实现了伊斯兰化。在伊斯兰化的同时，喀喇汗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势力扩大到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即疏勒，今新疆喀什)、叶尔羌(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

流行着新的民族宗教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中亚伊斯

① 参见《中亚史纲要》第5章，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葛逻禄，古族名，有谋落、炽俟、踏实力三部落，曾长期活动于西北一带，天宝中(742—756)徙西突厥故地，建廷碎叶，宋初与回鹘等共建喀喇汗朝。

③ 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建立政权于中亚一带。

兰国家的穆斯林们,正是通过西夏控制下的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将伊斯兰文化带到了东方。从当时中亚伊斯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撒马尔罕(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出发,有一条直抵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的交通线路。穿越帕米尔山口,往东,经疏勒、叶尔羌、于阗、克里雅(今新疆于阗)、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进入河西走廊,过沙洲(今甘肃敦煌)、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再沿着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最终即到达西夏都城兴庆府。

在西夏立国的 190 年(1036—1227)间,不知有多少西域穆斯林常年奔波于这条撒马尔罕——兴庆的交通线路上。正如以往众多的西域穆斯林留居大唐帝国都城长安一样,长期留居西夏都城兴庆府的西域穆斯林,也不在少数。在当时许多西域穆斯林的心目中,承袭昔日大唐帝国命脉的,并不是大宋王朝,而是与大唐帝国关系友善,被大唐帝国皇帝赐予“李”姓的大夏王朝(西夏)。西域穆斯林以喀喇汗朝可汗所冠有的“桃花石汗”(突厥语 *tavghaqhan* 的音译,意为“古国和大汗”,“东方与中国之王”),尊称党项羌统治者拓跋氏为“中国皇帝桃花石汗(唐家子汗)”,把西夏看成是中国,而把大宋王朝看作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宋国)。^①

穆斯林史料说,在西夏建国初年,即有无数的突厥居民西迁,移居至喀喇汗国,其中有许多是来自于西夏地区的突厥人和回鹘人。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可知,哈拉契丹(即西辽)时代(1131—1218),在撒马尔罕城内,有许多河西人(西夏党项人)居住。当地那些身经战乱而田园不能自主的回纥人(此处实指回回人),便往往依附河西人(西夏党项人)。^②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交流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6—217 页。

② 参见《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5 页。